



THE KING
OF SHORT STORIES

《短篇王》文丛 主编 / 孟繁华

请你表扬

北北 /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请你表扬

北 北/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请你表扬/北北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
2006. 1

(短篇王)

ISBN 7-5039-2864-6

I. 请… II. 北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5746 号

请你表扬

编 者 北 北

责任编辑 任肖兵

责任校对 张 莉

装帧设计 李 圣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5

字 数 19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864-6/I·1300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，随时调换。

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

——“短篇王”丛书总序

孟繁华

“短篇王”书系的出版，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。这一想法的萌生，源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忧虑。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，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，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，不仅激发了作家的市场诉求的积极性，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。这一陈述当然不止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，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，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，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。只要看看近年来坊间流行的畅销小说，对这一判断就会被认为大体不谬。

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“缺憾”，不可能在市场上成为“拳头产品”；但也正因其体式的要求，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

要义。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，大概都不会忘记欧·亨利、都德、契诃夫、海明威、鲁迅、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。即便是“先锋”、“现代”、“后现代”的作家，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。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，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，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
“短篇王”需要做一点说明，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，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，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。但并不意味着尚未列入系列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。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，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容易引起歧义甚至非议。作如是说明，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。作为主编，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。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。

有一条路在内心蜿蜒（自序）

终究是要行走的，在城市或者乡村。

年纪一点点大了之后，脚步渐渐就缓下来，对世界的敬畏与向往也越来越淡，终于有一天，心一松，把自己宠好的念头就狠狠生出。父母已经老去，子女尚未长成，所以只能以日益凋零的体温苟且宠住自己。为什么不呢？对着阳光笑一笑，然后心平气和地把羽毛缓缓梳理。年轻时，骄傲是我理想的一部分——骄傲地仰望骄傲地蔑视。一滴水都可以不屑一片汪洋，一片叶也可以承载整个春天呀。

人的内心波动是会渗透于外的，凝聚点可能是容貌也可能是那一身裹住躯体的衣服。

我曾经放肆追逐过各色服装，而且以稀奇别致为上。在庞杂物流中与某件蓦然邂逅，肩宽袖长腰围竟还那么契合，就有一种命定的感觉涌上来，如果又是腰包中的银子所接受的，就更是一种前世之缘了。世界那么大个体这么小，历史那么长生

命这么短，爱的人爱的事以及爱的某种机遇与某个境界，谁能随心所欲轻易获得？能够瞬间在握的服装，便抚慰了这份无奈。它们轰隆隆轮番登场，带着我单薄动荡的身体箭一般刺穿生活——只是试图刺穿罢了，那一份喧闹和躁动，反而搅起更多的尘土，终究把自己先累倒了，然后归于平淡。

一切都渐渐地淡。这是一个过程，一个退缩与自省的过程。肯定还有俗事，俗事萦绕纠缠久久不息，连俗欲都不时涌起。只是我已经愿意找寻后退半步的秘笈与捷径。欲望是一种与硫酸类似的东西，有呛鼻的恶臭，会透彻地腐蚀。当站在伸到半空的阳台上，俯看街头的喧哗再仰望天际的悠远时，会知道，心灵最大的愉悦是来自最深的静谧。

“短篇王”，这个叫法很霸气，多少让我生出不安。但能够加入这套丛书，我还是高兴的，因为之前，我还没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子。当然，没有的好东西太多了，不要不切实际地流口水是人生一条很好的座右铭。但既然它像雨一样自然而然从天而降了，又何妨伸手捧住，俯身嗅一嗅？那上面有着大自然的气息。

“刻意”是个令人生厌的词语，刻意的拒绝与刻意的迎合应该同等摒弃。那首歌唱得好：“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”，做到很难，但可以努力。

我女儿在成长过程中，两耳堵满刀光剑影的人间丑态，是我屡屡从滔滔不绝的报纸电视以及道听途说的新闻中，检出一

堆负面的喂给她。不是要让她内心阴暗起来，而是为了防御。她这个年纪，丰衣足食，终日沉浸在夸张惊咋花里胡哨的动漫故事里，双脚始终没有踩到现实的地面。如果太平有序，还可以有风和日丽的日子。可是世界如此不尽如人意，人心如此复杂难测，无边的天真与单纯，就恰如手无寸铁地站在乌黑森严的枪口下了。即使五脏六腑，也需要有一片软弱的肚皮去保护啊。所以得把真相和盘托出，然后指望她开始锻造筋骨，并竭力自塑丰盈妖娆的心灵世界——一个庇护所而已，可以将自己的灵魂安顿进去，否则失望就来临了，虚无、落寞、沮丧也会陆续到来。

我的庇护所便是小说。

每看到有人扬言要把文学当成什么武器时，我的心总不禁陡然一紧，随后又释然了。无论他们所说的是自欺欺人，还是为了打造一副强大的盔甲，这个世界反正是需要一些志向宏大的人，那么硬朗地宣告出来，至少鼓舞了自己，其实也没什么不好。我却只有卑微的理念，觉得一部小说不过是某种精神疼痛或焦虑或躁动或渴求的隐秘的图，经线纬线的走向，都藤蔓一样沉默。在键盘上敲击着一个个汉字时，我成了他或者她。他们附体而来，让我凭借这些与我生活迥异的场景与素不相识人物，表达了，释放了。

释放不一定让人愉快，有时因为那么血淋淋地逼近了一下，就如一星烛光闪现之后，黑反而更浓更墨地降临了。这时

内心就开始新一轮的起伏，于是另一篇小说可能就因此隐约显出了端倪。

其实一篇小说写作的时候我常夜不能寐，某一瞬间甚至满眼盈泪，然而在划过句号之后，涌动的潮常迅速退去，仿佛演出完毕，谢幕就不可抗拒了。等到它们挤进某本杂志变成铅字公之于众，有时就连再看几眼的力气都丧失殆尽。把这一组短篇小说收拢时，我甚至发现个别篇目不知去向了，样刊或原稿当初都没有被珍视，它们已经永远消失在废品站和电脑病毒后的空白中了。这样不好，以后得改一改。只要用心，给自己当好秘书并不是太难的事，难的反而是留不住跟在句号之后那一份退却的激情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两年前当我心虚地把这个现象对一个编辑说出时，遭受到她语重心长的批判。我在电话这一头语塞，一时也不免后悔。哪怕装一装城府，也未必实话实说呀。人家会因此发现你是肤浅的，是胸无气象的，是缺乏文学气质的。

可是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作着和丢弃着。那些意造出来的故事，我相信无论被如何冷落，它们都依旧在日升月落中径自把生活情节顽强地延续下去，而那些被我起了名字、赋予社会关系的一个个人物，他们也始终脚步匆匆地行走一条特别的小路上，这条路蜿蜒于我内心，我的笑与哭、悲与喜、疼与痛，都与他们相关，都切切实实地来自他们躯体的某一角落。他们将同我一起祈祷树常青、花常艳，祈祷鸟健康地飞，水洁

净地流。

祈祷给生命以自由和安宁，盎然如水草。

2005年10月

目录

- 1 家住厕所
- 31 鹿皮
- 60 群众路上的惠中超市
- 84 李四
- 104 一男一女
- 123 吕非玉的往事
- 146 我欠了谁
- 161 杀人嫌疑
- 186 请你表扬
- 215 冬天里的两场梦
- 232 玫瑰开在我父亲怀里
- 253 老米
- 272 现实话剧
- 291 有病

家住厕所

我在厕所上班，并且住里头。

龙禅寺的厕所。

整座城没有不知道龙禅寺的，即使一点佛都不信，若是有人问路，也大致能指出它的位置。因为寺大，大极了，要是把寺里的大殿、法堂以及大小塔一处不漏地走过，得花上大半天。高翘的飞檐与塔尖以及宽大的朱红色墙体，跟任何一幢现代化大厦一比，都比出不一般的气势来。为什么？寺里有钱。钱大都从海外来。谁今天投了一千万，谁明天又投了一千万，谁谁谁后天求签灵验发了大财又投了多少多少万。一个地方哪经得起这么投，投着投着，殿就越盖越多，寺就越扩越大。

连厕所都大。我上班的厕所是寺里六个厕所之一，在西北角。正门进去，左为男，右为女。正中央位置罩着磨砂玻璃，玻璃上有个小洞，洞后面坐着我。有人进来，我注意看他或她手上的动作，男的去拉裤门，女的连看都不看小洞一眼，我就

不管了。如果男的去揪皮带女的去包里掏钱，我就知道他们要大便了，这时候我就把裁成小长方形的卫生纸抓起两张递出去，说两毛钱。

米伟仓走进来时，我也只盯着他的手看。他提两个大包，似乎很沉。这不奇怪。寺里供的神一灵，五洲四海长城内外都有人赶来，拦都拦不住。远道的人，往往行李来不及放下，从机场或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。我看着他的手，他从大门外一步步走进的过程中，手一直没变化。我想一时间他可能无法将两只包并到一起，然后腾出一只手来。或者他是个优雅的人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在进入厕位之前，开始动自己的裤子。我很有耐心，所有进厕所的人没有一个耐得过我，肚子里那堆废物不容许他们耐。所以，他手不动，我也不动。直到他过来，走到小洞外，站住，我的手才伸出，按住卫生纸，准备抓起两张。

我是厕所保洁员，这是好听的说法，难听点就是扫厕所的。寺里要求我把厕所当自己脸来对待，到处一尘都不容许染，每月却只给四百块钱。他们那么富，也不见得处处大方。我提了意见，他们倒也仁慈，就让我顺便卖纸，收入归我。其实也没多少收入。厕所的门是大开的，完全免费，也就是说，那些男女如果只是小便，拉痛快了，一走了之，与我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或者自己带了纸，在里头爱蹲多久是多久，跟我也没关系。

这个人提着包走到小洞前，而不是左拐进男厕，看来准备

买纸，看来我有收入了。

可是他站着一声不吭。

你干什么？最后还是我沉不住气了，先问他。

他还是不说话。我就将脸贴近玻璃翻起眼珠子往上看。我看到一个瘦高的男人，头发卷曲，发型像小泉纯一郎，戴黑边眼镜，蓄着胡子，抿着嘴，好像很生气。你干吗？我又问。突然觉得恐怖。这一阵世界到处都在爆炸，轰地一声血肉横飞，任何地方都不是安全的。你干吗？我一下子提高了声音。

这是正午时间，正午寺里往往人少，蝉在外面大树上声嘶力竭。

我手伸进裤袋，一把将小灵通掏出，然后快速压下三个数字：110。正要按 OK 键，那人说话了，他说豆子，我是米伟仓。

我的天哪，米伟仓米伟仓，二十年过去我始终没忘记这个名字，他是我初中的同桌。整整二十年没见面了，他居然找得到我。

更没想到的是，他要住在我这。

我一听是米伟仓，就像只欢快的哈巴狗，猛地从椅子上跳起，拉开侧门，跑出去。我说米伟仓，你怎么怎么怎么……我都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了。大门与磨砂玻璃之间，有一块大理石铺出的空间，被我用洗洁精和拖把擦得像面镜子。我嘴巴

咧得大大的，决定站在镜子似的大理石上，跟米伟仓好好叙叙旧。他却不理我，身子一侧，从我刚才跑出来的那个门进去，把包放下。这样，他在小洞里头，我在小洞外面。我在这里干了两三年了，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，所以都愣住了。

你进来。米伟仓说，快点，进来！

我一进去，米伟仓就把门关上了。他从小洞往外看，有个女的正好进大门，穿着吊带裙，一摇一摆地向右拐去。过一会儿，有冲水声响起，那女的又一摇一摆地出来，走掉。

外面进来的人一下子是看不清我们里头的，因为里头暗，米伟仓当时还是往旁闪了一下。这个动作我是后来才想起的，当时没在意，两眼只管盯着他，上上下下地打量。我说，你怎么突然冒出来？米伟仓你怎么还像以前一样怪怪的啊！

米伟仓笑了笑，露出残缺不齐的牙。他居然连牙都开始掉了？

我卖纸的地方本来很大，后来被隔开了，后面隔出一间做我的卧室。米伟仓说，我得先睡睡。我很吃惊，指着堆得乱七八糟的床铺问，睡这？米伟仓说，对。衣服也不脱，他就躺下了。他说，我得睡一睡，不睡会死的。话音一落，上下眼皮立即粘到一起，接着细微的呼噜声就响了。一个人困成这样，我就不该打扰他了。我退出来，又坐到小洞前，感到心里有各种声音掺杂在一起，比外面的蝉闹得还凶。当然，最主要是惊喜。每天天刚蒙蒙亮，那边和尚们做早课了，我就戴上橡胶手

套开始清洗厕所，中间插空再小扫小洗，剩下的大部分时间，都干坐在小洞后，像钓鱼者一样等着有人买纸，好半天才会等来一个。有个和尚送一台旧电视给我，还大老远七拐八弯接来闭路，只是图像不清，杂音很多，吱吱吱地响，看久了眼难受，所以我一般只在晚上才打开它。我平淡无奇的白天，突然有米伟仓闯进来，能不兴奋？

而且米伟仓，我得说说他了，他不仅是我的同桌，而且，当年我们友谊深厚。

我父亲是搬运工人，而米伟仓父亲是部队的，四个口袋，专门带一群兵练武打拳，功夫不得了。米伟仓在班上对别人都爱理不理，连老师也不放眼里，惟独对我，真他妈的怪，竟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常从家里带小人书给我看，有时还带几粒上海奶糖，吃得我真想给他爸做儿子。糖吃掉后，米伟仓总是把糖纸讨回，展开，夹进课本，夹得小心翼翼，一个褶皱都没。一边夹一边说，以后我爸可以让你参军，参了军也去练拳，练了拳就谁也欺侮不了你。这个话我基本不敢相信，但很感动。学工学农时，凡是重活脏活，米伟仓一概不必沾手，我全包办了。我从小做惯了，不算什么，他虽然也跟他爸练拳，但练拳与干活不一样。让他这样爸是四个口袋的人去劳动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有一次挖防空洞，两人一组，每组挖五米。我让米伟仓坐一旁，自己挥汗如雨，结果被老师发现。老师批评他表扬我，我马上说米伟仓生病了，他带病来劳动，我帮他应该是，

雷锋叔叔也会这样做。米伟仓就反过来感动，他说，豆子，你太好了，比我兄弟对我还好。

我只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，没有兄弟一直是我最大的遗憾。米伟仓提到“兄弟”，我一下子鼻子就酸了。米伟仓进一步说，那我们就做兄弟吧。

我感动得屁滚尿流，大声喊好啊好啊，兄弟啊！

因为能吃苦，《毛选》背得又多，成分也好，我第一批入团，当上团支书。班主任说，你不但自己要进步，还要帮助更多的同学进步。我点头称是，第一个想帮忙的人就是米伟仓。米伟仓冷着脸说，第一批为什么没我？算了，不入了。我拿他没办法，却非帮他不可，就模仿他的字，替他写了申请书，又做他介绍人。老师说入团志愿书要进档案的，一个人的档案很重要，像影子似的，走到哪它就跟到哪。我很高兴，在志愿书上写米伟仓同学认真学习什么什么理论什么什么思想时，手都忍不住颤抖，因为这些字要跟随米伟仓一生啊。

五四青年节新一批团员公布时，上面有米伟仓的名字。却被人告发了，真相一查清就要处分。我跟老师说，不是米伟仓的错，是我，米伟仓入团动机是纯的，他热爱团组织，爱得要命，怎么也不该开除他。结果，米伟仓仍是团员，我却不是了。这个结果公布出来时，米伟仓颤颤地说，豆子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这样的兄弟！

我本来以为米伟仓早就忘记我了。我高中没上，父亲病